

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讲座 2， 《目的综合》，《阿诺德派》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二节，目的综合，阿诺德派。

这篇讲道题为目的综合，将彼得·瓦尔多的追随者的瓦尔多派运动与另一个名叫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追随者的派别联系起来。

为了说明这件事的背景，我想读一下使徒行传第 15 章。当时，有几个人从犹太地下来，教导弟兄们，除非他们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否则他们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之后保罗、巴拿巴和其他一些人被派去耶路撒冷与使徒和领袖们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被教会送往那里。他们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报告外邦人归信的消息，使信徒们大为高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们的欢迎。

他们述说了神为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但有几个法利赛教派的信徒站起来，说必须给他们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此事。

辩论已经多时，彼得就站起来，说：“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可以听福音，而信主。神晓谕人心，赐圣灵给他们，像赐给我们一样，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我们和他们。

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必得救，与他们一样。全会众都默然不语，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藉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

他们说完话后，雅各回答说：“弟兄们，请听我说。”西缅曾说，神起初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出归他名下的人。这与先知所写的相符。

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重建它，使万民，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能看见耶和華。这是耶和華自古以来所指示的，他如此说。

所以，我决定，不要难为那些归向上帝的外邦人，而应该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只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历代以来，在各城都有人宣扬摩西，因为每逢安息日，会堂里都会大声诵读摩西的书。

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在开始这篇布道之前，我想先引用一段背景引言。

封建制度最残暴的一面在十二世纪末开始瓦解，由于其腐败、教会和普通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制度、修道制度的发展以及日益频繁的十字军东征（这些十字军东征扼杀了欧洲贵族之花）、人民和城市生活的集中化、商业的发展、共和城市的民主精神、普通民众及其代表反对封建和教会当局的斗争、从罗马帝国时代开始衰败的道路在各个国家之间开通，最重要的是，采用当地语言（即人民的语言）来取代只有学者使用的拉丁语，这些是当时的社会特征。这是恩里科·桑托利尔（Enrico Santorial）所著的瓦尔多派简史中的一段引文。我们相信，我们将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使徒行传》15. 11。基督教团体内部关于神学观点和解释的分歧的争论在整个基督教社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第一次重大分歧是围绕割礼仪式的作用而产生的。大多数犹太基督徒认为，男性割礼的身体标志是犹太男性信徒的一项基本契约行为和标志，也是任何外邦皈依者或任何成为这种犹太信仰混合体（后来被称为基督教）追随者的必要行为。早期教会的两位领袖保罗和巴拿巴在对外邦人的传教中，对信仰的本质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质疑割礼的作用。

犹太人用“外邦人”这个词来形容任何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或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保罗通过关注基督的恩典而不是犹太人的圣约割礼习俗，提炼了对耶稣基督信仰的神学精髓。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辩论，在场的人听取了彼此的论证，然后诉诸希伯来圣经中的预言之声来辨别上帝的旨意，早期的基督教社区达成共识，身体的割礼对基督教门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相信基督是主和因基督而得的恩典是成为门徒的两个基本要素。保罗和巴拿巴以及一小群追随者在这次事件之后恢复了他们向外邦人传教的使命，潜在的神学分歧得到了解决，他们知道他们和彼得领导的犹太基督教皈依者在信仰上是统一的。1170 年代末，瓦尔多的追随者开始称自己为精神贫穷者或莱昂穷人。

根据他们对《山上宝训》的解读，特别是马太福音 5.3，他们通常被称为莱昂穷人。莱昂主教禁止瓦尔多公开布道，因此瓦尔多于 1179 年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诉，请求允许他们在公共场合布道。教皇被瓦尔多的谦逊和虔诚所感动，但决定让主教和他们的地理管辖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任何特定社区内布道的权利。

但莱昂主教禁止瓦尔多及其追随者布道，在 12 世纪末的教堂里，布道是主教的专属职责。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地牧师的职责集中在执行当地教区的七项圣礼，并围绕执行这些圣礼进行礼拜，而无需宣讲和阐述上帝的话语。在那个年代，平信徒很少听到布道，即使在那时，布道也只是用拉丁语宣讲。

宣讲传道是中世纪天主教会主教职位的一项严格保密的职责。这一限制并没有阻止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传道，到 1184 年，莱昂的穷人因用方言宣讲上帝的话语而被教皇卢修斯三世逐出教会。这让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可以自由地传播福音，就像耶稣的做法一样，耶稣派出门徒成对传播好消息。

到 1180 年代末，瓦尔多和他的旅伴在米兰南部的伦巴第地区发现了一个基督教教派。他们自称伦巴第穷人，但也被称为阿诺德派。伦巴第穷人比瓦尔多派的成立早 40 年，由一个名叫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人领导。谈到阿诺德，恩里科·萨托里奥写道，在伦巴第出现了一个人，他以先知般的热情宣扬回归使徒的纯洁和贫穷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他是彼得·阿伯拉尔的学生，作为他的老师，他不满足于以某种方式讨论神学信仰，而是将老师合乎逻辑的宗教结论付诸实践。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用心和头脑感受真理，他实践并希望别人实践一种由基督的纯洁、净化的民主精神主导的生活。”由于 12 世纪欧洲的罗马天

主教生活相对奢华，主教们越来越多地忙于积累财富和建造城堡。结果，社会各界对教会提出了批评。

阿诺德曾在罗马教会当过修士，师从彼得·阿伯拉尔。他呼吁罗马教廷放弃财富，将教会的土地归还给城邦，从而使教会及其领袖摆脱财富的腐化力量。阿诺德敦促教会领袖回归更纯粹的信徒身份。在这种背景下，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激昂言辞吸引了大量愿意追随他的人，他试图在政治上进行民主改革，在宗教上进行道德改革。

这导致阿诺德宣称他持有激进的观点，认为拥有财产的神职人员无权执行圣礼仪式。这种对神职人员的批评最终在瓦尔多派圈子中演变为多纳图派的神学立场，该派认为，由过着不道德生活的教会圣职人员主持的圣礼实际上是无效的，对任何参加不道德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精神价值。阿诺德的观点在伦巴第地区的社区中非常受欢迎。

由于担心自己会对当地人民产生影响，阿诺德被教会视为异端，并于 1155 年被烧死。然而，他的思想力量仍然存在，他留下了一大批组织良好的追随者，直到 1180 年代，当瓦尔多和他的旅伴偶然发现他们时，他们仍然在蓬勃发展。阿诺德派的主要信仰是希望在基本贫困的状态下过上纯粹的福音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组织了自己和他们的小社区，每个社区由两到三个家庭组成，每个社区由一位长老领导。长老和他们的社区由一位主管监督，也称为主教，他居住在米兰，管理该地区的小社区团体。在米兰，伦巴第有一所神学院，每个社区团体的领导人都在那里接受阅读和解释圣经的培训。

他们的宗教指导仅限于《新约》，所有人都用当地语言阅读，而且经常背诵。对福音书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宗教教育是这些社区团体的一项关键职能。里昂的穷人和伦巴第的穷人都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他们都过着以贫穷和福音书为中心的生活。

在这两个团体成立初期，他们呼吁天主教牧师和主教们更加忠实地信奉耶稣基督，自觉地接受贫困的生活。然而，里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尤其是瓦尔多的信念，即里昂穷人的所有追随者都应该成为福音的巡回传

教士。瓦尔多的追随者在贫困中接受施舍来支持他们的传教，接受了耶稣命令门徒不要带任何东西的字面解释。

瓦尔多认为，传教的号召必须是他的追随者的唯一活动，他不允许追随者从事其他职业。因此，里昂的穷人依靠听众的慷慨来满足他们日常的食物、衣服和住所需求，除了传教之外没有其他职业。相比之下，伦巴第的穷人从事贸易或职业，并慷慨地与他们所属的社区分享他们的收入，因此对个人财产的反对不那么激烈。

阿诺德派强调在社区中践行基督所宣扬的总体道德和门徒原则的重要性。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使命解读为巡回传教士。相反，他们由一系列地理上更固定的社区组成，这些社区被组织成由小家庭组成的群组，这些家庭联合起来为群组中的每个家庭成员提供宗教和经文教育。

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伦巴第穷人开办了学校。伦巴第的穷人和里昂的穷人一样，强调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圣经的道德准则。阿诺德派信徒要自给自足，运用基督教原则和每个社区成员的劳动来支持他们的社区团体。

简而言之，阿诺德派注重《使徒行传》第 4 章和第 5 章中的座右铭和集体生活伦理，而瓦尔多的追随者则以马太福音第 28 章中耶稣的号召为中心，号召人们去使万民作门徒。劳动是否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两派分歧的主要焦点，里昂的穷人拒绝劳动在基督追随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体力劳动问题似乎具有象征意义。

它代表了瓦尔多的纯正遗产与伦巴第人不断创新以适应不同环境和影响之间的众多矛盾之一。瓦尔多的追随者与阿诺德的追随者之间的合并需要仔细研究和协商。两派之间出现了九个重要的神学分歧，每个派的六名代表聚在一起解决分歧并达成妥协。

1218 年，十二名代表在米兰附近的贝加莫镇举行了数日会议，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九个分歧中有七个反映在以下问题中，并在后来被称为贝加莫会议的一份名为《遗言》的文件中得到了相应解决。第一，应该从这个运动中选出一位领导人吗？皮埃蒙特人试图从内部选出一位领导人，任命他为主教。

另一方面，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只有基督才是这场运动的领袖。第二，从新皈依者中选出的领袖是否应该被任命？出现了一种教育流程和标准，为所有准备成为两派运动领袖或传教士的人提供培训。第三，伦巴第地区一个没有任命巡回传教士的皮埃蒙特劳动教会能否被接受加入这场宣扬福音的运动？瓦尔德斯本人拒绝妥协，强调他坚持传福音的主要作用，但在他于 1206 年或 1207 年左右去世后，这一立场发生了适度变化。

顺便说一句，在三代人的时间里，运动中可交易的行业的作用已证明是每一位巡回牧师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传教士的职业或行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陪衬，使他们在秘密的掩护下合法化，在天主教会迫害每一位已知的瓦尔多派领袖的数百年间，他们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旅行。洗礼对个人的救赎是否有效且必不可少？两派达成共识，即没有接受圣礼的人都无法得救。

第五，婚姻是否可以解除？如果夫妻不忠或双方同意离婚，夫妻可以离婚。这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婚姻立场大相径庭，反映了瓦尔多派对婚姻不是圣礼的认识。第六，每个信仰社区是否应该对参与不道德行为的成员进行惩戒？双方达成协议，在每个信仰社区设立一个法庭，该法庭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和审判社区成员。

第七，《圣经》在信仰团体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贫穷的伦巴第人认为，教会有必要拒绝任何不以圣经为基础的习俗或信仰。这两派人一致认为，《圣经》是不可动摇的参考来源，是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权威。里昂的穷人（被称为“山外教派”）和伦巴第的穷人（被称为“皮埃蒙特人”）之间仍存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个争议是关于瓦尔多和他的旅伴维维特的命运，争论的焦点是以下问题。瓦尔多和维维特死后，他们的救赎是否取决于他们在最后一刻忏悔自己的罪孽？皮埃蒙特人坚持最后一刻忏悔罪孽的必要性。教皇极端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要承认基督是主和救世主，就可以获得救赎。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七项圣礼的执行。瓦尔多和教皇至上派认为，即使执行圣礼的牧师道德败坏，圣礼仍然有效，而皮埃蒙特人则认为，不道德或不正义的牧

师执行的圣礼会因牧师的污秽品格而无效。顺便说一句，瓦尔多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一直未得到解决，直到瓦尔多派于 1532 年加入改革运动。

在 1218 年的贝加莫会议上，这两个团体在除最后两个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妥协。由于这两点未被解释为信仰的基本原则，莱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合并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融合两种信仰表达力量的综合体，同时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完整性。瓦尔多的追随者将传教热情作为对基督信仰的核心重点，而伦巴第穷人则为这两个团体的融合带来了必要的组织和结构，使瓦尔多派见证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替代品。

1218 年贝加莫会议之后，莱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合并，更广泛地被称为基督穷人。现在，公众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基督教信仰表达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基督穷人通过基督教领袖对人们的爱和关怀，展现出信仰的见证，而这些领袖本身也始终专注于谦卑和服务精神。

他们是基督教信徒，以牧养和教育信徒为主要使命。相比之下，罗马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树立了信仰见证的典范，其主要目标是支持制度化教会并管理其七项圣礼。制度化的罗马教会拥有权力和高度发达的说服力。

结果，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通过操纵、胁迫和谴责来摧毁瓦尔多派社区，影响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使他们相信只有一个真正的教会，而瓦尔多派是异端邪说。宗教裁判所、宗教十字军东征和多米尼加人的布道使天主教会成为神圣正义的仲裁者。由于对被打上瓦尔多派异端烙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惩罚，包括没收财产、酷刑和处死，瓦尔多派运动变得越来越内向。

到 14 世纪初，瓦尔多派异议者已成为一个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是其成员和追随者生存的唯一手段。实际上，在 13 世纪初，瓦尔多派鼓励发展一种教会，让平信徒在履行教会制度的职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则抵制他们的努力，专注于维护自己的等级制度和他们在开始经历根本性变革的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直到 300 年后，这些由基督穷人发起的变革才对基督教和我们所知的新教改革产生全面影响。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二节，目的综合，阿诺德派。